

孔聖通考序

員融余正彝倫時門生也弱冠從王新齋蔡松庄二
公遊又慕胡敬齋之為人而私淑諸人焉父命來京
入太學得終志科舉余方以司業校士最厭天下貢
舉生唯以浮竒應主師不務性命之實時東廂孫正
峯先生南迂且以姻戚囑余暇則接其人而叩其衷
輒心許之曰余所校太學士識拔者幾人或大魁或
相繼登第生之實學不下幾人異日所就當何如耶
是太學士無如生矣居無何斗城凌公蒞憲建南巡
浦便道直造書樓考究精蘊通刺于余大竒之

生之學四書有躬行天文地理有考靜坐有宗涵養
有法是建寧士無如生矣壬申歲天子下詔朝政得
失許諸人直言無隱生以丙子科舉來京與潘子鳴
時謀上舉德行疏中甚切直兩疏不報敬裁于余余
曰敢言哉舉朝未出口而子言之宜其兩疏不報也
是天下士無如生矣三科不第馳歸遍叅高人余適
致政館之發篋所藏得孔聖通考一帙余喜而詳覽
之嘆償不倦前此非無闕里志家語通譜之書余病
其博而弗實繼此非無人物考聖跡圖人物誌余病
其煩而弗要生悉以四書為準理致可信者圈內駁

雜似誕者圈外紀年有斷案去取有考據從祀必以
道德為先弟子不必七十二人之數是往昔士無如
生矣且生之自許每言洞徹開闢之先鑿破混沌之
後坐如泥塑行似瞑目他日進進猶未可量也豈可
以今士目之哉今楚有耿公盱有羅公樵有陸公皆
物色以求之與余言若左券余豈小天下而多生哉
因梓以式後且徵閩學之有傳焉

賜進士及第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太
倉王錫爵書

而安 而恭 而不 厲威 温而



先聖行教小影

顏子從行最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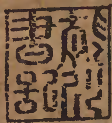
王錫

乘國圖



及之生夫子果有善乎而何最之之於夫子果有
 善乎而何生之是善也唯傷於人知之故生見於
 曰之詞以夫子為木鐘以之而居之不通文而玉
 已以天而居之不通果不禮子已繼之未必法也
 未以攝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施也亦豈微瑤攝
 之之窮矣夫子不富也吾不為夫子惜而為當時惜
 六種四教天之達矣夫子於後世也吾不為夫子而
 為後世也

明初初切學書中道高沐百持識



道赴北試早行敬謂
 先聖故得考其詳焉
 因留題云生平苦志
 坐尚齋學造成章無
 取裁于今親謁吾夫
 子一貫心傳面受來
 時般老先生見道有
 志贈道云遊太學
 履請東宮御賜理達
 寶鈔纂孔林趨承關
 里親聆王振金声茲
 亦考聖圖一時事改
 并記於末



此
 聖
 圖
 一
 時
 事
 改
 并
 記
 於
 末

殷比干首領 右殷比干墓四字銅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
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十大字相傳皆夫子手書

於未也吳西四
陵周子山墓

右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相傳夫子慕季札高風書寄
子游刻之然以文字之祖心畫之傳甚罕今幸有此三十字宜
并付之以廣其傳且慰誦法仰止之私云 後學袁中道索摸

孔聖通考一本

閩建郡袁中道編次

一孔子道之行否關天下之治亂故歲繫周下
凡見六經四書有年可考證者或不見經傳
有關世教者皆大書無年歲不書有年歲經
傳無見不大書雖見經傳無關世教不大書
尊朱子考訂世家春秋易傳等篇快重大不
能盡載然附會之言去之不盡者存疑也恐
傳記之士以不倫之書藉口爾
一諸賢當坐以齒則長幼始安故書法亦序齒

前考

孔子殷人之後其先出自黃帝黃帝生玄囂玄囂生
蟠極蟠極生帝嚳帝嚳生契為帝堯臣始封于商賜
姓子是為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

昌若昌若生曹圍曹圍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
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此下疑報丙生壬壬主
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夏桀無道成湯黃
夏而有天下遂號曰殷成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
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
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
丁是為高宗夢賚良弼殷道復興武丁生祖甲祖甲
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帝乙
生微子啓微國名及帝紂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子
以畿內諸侯入為王卿士紂無道微子去之周武王

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
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為殷後國于宋以奉
湯祀後孔氏曰宋人蓋本諸此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世嗣微子之
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之號
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
及襄公熙或曰緡公共即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
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
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父嘉為宋督殺其子避地加姓一乙以父號為氏孔父
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或曰木金父生祈父即畢夷畢夷生

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限大夫父祖為鄉士然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生孔子史記誤云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當是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魏有孔達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始為孔嘉父其子孫奔魯者因居焉今世為魯人云。此裔出先聖後

孔聖通考二本

正考

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之辰

甲申孔子誕于魯昌平鄉陬邑按通鑑前編云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或謂春秋用

夏正史記如秦法今不可考然襄公二十一年或謂春秋用

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孔子傳云孔子未生時有

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

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

一月而祥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愚謂此言未可盡信

然一國一家之興尚有禎祥天生大聖為萬世宗師

休嘉之兆生質異常有聖人之表祖庭記云先聖生

理或然也

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頰均順輔喉

駢齒龍形龜背虎掌胼胝脩肱參膺圩頂山腰林背

翼臂注頭阜映堤眉地足谷窺雷聲澤腹脩上移下
未饒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
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
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育有文曰制
作定世符至於(聖)所傳小像亦無其堯頭禹耳華
冠象珮云愚謂由此推之聖人之為高淵海之為深也然
齊子與觀其形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深也然
恐傳之太過或幾於誣聖人矣論語曰子温而厲威
而不猛恭而安真可初父叔梁紇娶顏氏禱尼丘山
謂善形容聖人者歟

而生因名丘後字仲尼(本姓解云)徵在既朝見以夫

禱尼丘之山生孔子聖蹟圖云孔子首上圩頂象尼
丘因名與字愚謂聖人之生既應尼丘上圩頂象尼
所傳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其說繆甚益
可見矣或云野合蓋指年不相當耳

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年孔子二歲自是至

二十六歲皆居魯

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年孔子三歲父(魯)鄒

邑大夫叔梁父卒葬於魯東防山見孔氏誌後封啓

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年孔子四歲

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年孔子五歲

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年孔子六歲為兒嬉

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事見諸家年分從孔氏誌

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魯)襄公二年靈王崩景王立孔

子七歲

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歲(據左傳)此年

觀樂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蓋孔子晚年作春秋
時所書也編年以是為孔子八歲之事失之矣今九

此類其事雖大皆畧之

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孔子九歲

巳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魯襄公薨昭公立孔子

十歲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愚謂子產不毀鄉校之時不知孔子年巳幾何乃能禰之如此姑從編年繫之于十歲之下

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孔子十一歲

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孔子十二歲

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孔子十三歲

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孔子十四歲

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孔子十五歲魯叔孫昭子

誅豎牛孔子善之初魯叔孫穆子辟僑如之難及庚

曰牛至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後穆子反魯以牛為豎有寵牛拘孟丙殺之仲壬奔齊穆子病豎牛弗

饋食而卒豎牛立昭子而殺之仲壬聞喪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亂家子

勿與司宮射之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夫

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

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莫大焉必速殺

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長其首于

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不勞不可能也周任

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從編年

此始生至十五歲○夫子年十五志于大學之道

八九歲時有不習小學即讀此書者將為學業
之媒耳迨老問其大學之道鮮有真知者則雖
讀猶未讀也程子十四五即有志學聖人則
程子是時已有聖人之志也故成就亦大矣

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孔子十六歲

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孔子十七歲

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孔子十八歲

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

弁官氏見孔氏誌及編年

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孔子二十歲時貧賤始

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生子鯉是時生子適魯哀

榮君之貺故名鯉後字伯魚見孔氏誌及編年

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孔子二十一歲為乘田

吏畜蕃息見孔氏誌然歷聘紀年以

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孔子二十二歲始教於

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畧見家語此以前孔子為委

教之事疑在○楚上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殺三人反命孔子聞而稱之陳棄疾謂上尹商陽曰

三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

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從

年編○楚右尹子革善諫楚子楚子不能自克及於難

孔子聞而譏之右尹子革嘗語於楚靈王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昔穆王欲肆於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祿招之

二本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
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曰子能乎曰能乃誦曰祈
招之惰情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靈主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聞之曰克已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節深得諷諫之道最於乾谿從左傳編
年及前編○此節深得諷諫之道最於乾谿從左傳編
故特書而備書之後九關係之大者書法多彼此
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孔子二十三歲平丘之
會子產定鄭國之貢孔子聞而稱之子產曰昔者天
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
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子產曰晉政
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孔
子聞之曰子產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從左傳及前
編

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孔子二十四歲晉叔向

請韓宣子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子聞而
稱之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命叔
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於叔向叔向曰改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美為昏貪以改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賊殺昏貪以改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
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而尸雍子與叔
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成曰義也治國而尸雍子與叔
其詐也以其國也晉不為虐邢侯不為暴婦魯季孫稱
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孔子母顏氏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從編年加孔子母顏氏
卒見年詳後封
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孔子二十五歲合葬其
母於防從編年○檀弓云孔子少孤不知父墓乃殯
二本也

其引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
孔子曰古者墓而不墳立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
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
附會之說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愚按此
不知父墓所在亦覺其非矣然後問於他人之
蓋為附會之說者或以孔子母死於他處而
有不能知之也殊不知孔子受學於魯而後
母死之時已去魯非其本心蓋年譜所載顏氏
是也且孔子去魯非其本心蓋年譜所載顏氏
未也預思為東西南北之人乎三月而已也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又豈有聖人塋母而
其言尤為無理乎

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年從編

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孔子二十七歲適鄭問
官於鄭子既而反魯初鄭子來朝魯昭公與之宴昭
也鄭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
名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者紀於鳥為
師而鳥名鳳鳥氏之立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
司正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氏司正者也鸛鳴氏司事也五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冠也鸛鳴氏司事也五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正
利器用正度量夷氏者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
者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
以民事則不能出語也從左傳孔子聞之天子聞
於鄭子而問之編及編年曰孔子之聞也天子聞
夷猶信從前編及編年曰孔子之聞也天子聞之
蓋而語終曰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
以交禮也對曰由聞之顧謂子路曰取束帛贈先生
二

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從編年

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八年孔子二十八歲在魯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憤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周之喪序黜揚解而語公周之喪曰勿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若半序黜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備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此節年分姑從編年所定以備參考

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九年孔子二十九歲適晉

學琴於師襄既而反魯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孔子學之十日不

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立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夫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愚以史記學琴事在五十六以後今依歷聘紀年孔氏誌姑移

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孔子三十歲孟懿子

與南宮适見孔子學禮孔子追稱孟僖子初魯昭公七年公至

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是將死召其大夫曰聖人之後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立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孟懿子乃與南宮适學禮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愚按據編年
前編此下當有弄善射一節年分無明證今繫南宮

○孔子與南宮适俱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

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子謂南

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

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

御資之臣請與俱往魯君與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待

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周之所以王也於是喟然嘆曰吾乃社之考明堂之則

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傳物而不窮抑聖人之興者乎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有以不
肖持北面以事君。子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
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
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立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
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
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
。愚按。邑上數節。雖多格言。其文殊純。備而孔子誌
。編年。又皆謂繫三十四。五歲之下。今依前編。孔子去
所定。姑附真畧于此。以為觀周府事之證。孔子去
周老聃以言送之。反于魯。弟子稍益進。老聃送之曰。周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好
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曰。歸而
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見史記孔子事仲尼時。孔子
按前編。金氏云。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
蓋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

以此為病。其後使去。二子。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
非在其既死之後也。所以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
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乃與晉平楚
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
昭公之二十年。今附昭公二十年。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
二十年。今附昭公二十年。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
○齊侯與大夫狩。因入魯。問禮於孔子。孔子與之語。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
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
殺爵之大夫。起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齊侯田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以。齊侯田
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孔子善之。齊景公田。招虞人
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
辭。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
道。不如守官。君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
道。已上。並從編年。前編。○衛宗魯死。孟縶之難。琴張
欲往弔孔子。不許。殺公孟縶。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
二本

死之琴張將往吊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正九
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何為利疚於回不以
不待人不蓋不義○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傷之子鄭
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恐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水濶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殺於荏符之澤
大盜為政之曰吾早也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符
之盜盡殺之盜少息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
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見左傳編年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吾何以觀之哉則上之為政當主於寬而輔以嚴爾
未聞寬以觀之哉則上之為政當主於寬而輔以嚴爾
為無理此類決非孔子之言先儒論之詳矣今畧書
之以備參考

此十六歲至三十歲○古者年三十博學無方
夫子二十七問官于邾

二十九學琴于師襄三十猶問禮于老聃訪樂
于萇弘後世年南弱冠即耻從師畧知舉業便
謂博學與聖人無常師異矣然率業亦不害道
夫子居今未免應舉但一向好著文藝全不事
乎進修之功所以
終身不能自立也

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孔子三十一歲在

魯

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敬王立孔

子三十二歲在魯

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發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
而不可納我乎魯人曰子勿吾亦勿是以不敢納爾也
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
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
善哉欲學柳下惠未可謂不智乎從編年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不智乎從編年

二本

壬午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在魯

癸未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在魯

甲申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魯昭公

奔齊魯亂孔子如齊

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

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

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奔於齊

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立吾子也曰吾子今非喪之

所奚哭之悲也立吾子曰吾有喪喪而自覺悔之

何及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喪而親是一失也

長事齊君上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

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孔子識之斯足為成

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孔子識之斯足為成

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識之斯足為成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已上前一節見左傳史記編

年中路以下見編年一愚按齊景公嘗與晏嬰入魯

問禮於孔子今日至齊不必先為昭子家臣藉之以

通景公而况孔子必不為此也孔氏誌謂景公遣使

來聘孔子適齊理或有之然事在三十聞韶學之

一歲與前編序說諸書不合未敢盡信聞韶學之

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之哉信如君不君子曰臣父不臣父不臣父不臣父不臣父

得而食諸蓋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云然惜乎景公

知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立太子故孔子云然惜乎景公

云孔子年三十五奔齊有聞韶問政二事今從之

周釐王廟災孔子先知之右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

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天上帝其命不忒天

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上天其命不忒天

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也

故天殃所以加其廟焉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

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

其身則文武之業無乃殄乎故當映其廟以彰其過
我須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
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已上並從編年

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六歲在齊按

聘紀年孔子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編年謂至四十
二歲反魯大率相仿姑從之故此下六年皆書在齊
之。齊高庭問事君子則舉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
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
心而忠與之效其行循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
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效通矣又曰終日言不遺已
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
恐懼以除患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從編
年

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孔子三十七歲在齊

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三十八歲在齊

獻子善為政孔子聞而稱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

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
辛為祁大夫司馬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
知徐吾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
大夫謂賈辛司馬為馬為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
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
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辛來昔叔向適鄭驪後惡欲觀
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
飲酒聞之曰必驢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言曰昔賈大夫
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大夫曰才不啖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不啖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言
之不可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
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
也。以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也。魏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三十九歲在齊十二

鑄刑鼎孔子聞而譏之趙鞅荀寅帥師城濮濱逐

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孔子曰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失其度矣夫

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

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

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責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也

孔子三十九歲在齊

鑄刑鼎孔子聞而譏之

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

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

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

責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以為法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

已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孔子四十歲在齊

此三十一歲至四十歲古者四十始仕夫子

至此猶未得位行道與未仕同也近世子第今

歲讀書明歲便思出仕幸而得之遂以進修出

仕分作兩頭未見有大成者其或未得念茲在

茲憂煩竭蹶未及四十即已嗟老何暇進修哉

意年幼蒙昧責在父師今之父師皆曰如此教

如此學公卿可立致奚事云云乎然子弟弗為

公卿者亦多矣得夫失亦不讀何事不可為哉雖未

十五年科第何書不讀何事不可為哉雖未至

聖賢是亦聖賢之徒也且以道自言之嘗坐於

粘壁齋間每餐得五六箇月即有五箇月工

夫其或不然則心便覺放可意非但謂害道雖

通得喪悉付之天初不敢留意非但謂害道雖

極力求之亦將無所得也因其視寓形宇宙間為

警云小趨蔽以紙將以抑其視寓形宇宙間為

人亦幸矣窮通出紙將以抑其視寓形宇宙間為

求吾道有宗肯孔顏樂在心主敬乃為美從頭

念上差覺前非今是責人貴

先責已故以自治疎者述之

真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四十一歲在齊

大旱春饑孔子告景公以自賤之道齊旱饑景公問

曰凶年則乘駕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

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賤以救民之禮也

從

從

從

從

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四十二歲魯昭公

豐定公立孔子在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政在節

財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從聖蹟圖晏嬰不可曰夫

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

遠衰破產厚塋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弛今孔子盛容飾繁

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前公

編云晏嬰賢者也夫子亦嘗賢之此言未可盡信公

惑之孔子反魯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曰待以季

猶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及于魯從編年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及于魯從編年吾老

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孔子四十三歲在魯是

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脩詩書禮

樂弟子彌聚從朱氏纂訂史記齊有一足之鳥飛

問孔子彌聚集于朝舒翅而眺齊侯怪之使使聘魯

其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講渠脩隄防將有

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

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有徵矣從編年。有

飛隼集于陳庭而死拮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

惠公使使問仲尼曰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貢來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貢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陳

欲昭其令德以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陳

分同姓以肅慎貢楛矢石磐長尺有咫陳

孔子之聖從前編等書考之陳惠公卒於敬王十四

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孔子四十四歲在魯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孔子四十五歲在魯

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

詳告之隱公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孔子曰其禮無

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天子猶士也其禮無

亦冠乎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即位即尊為人君人君

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然則諸侯之冠無所異也

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曰人君無所異也

曰有自來矣今無禮也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

何也曰公冠則以卿為賓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

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

樂皆玄端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無

以異皆降自西階公玄端與皮弁畢朝服素鞞公冠

三加玄冕其醴幣于賓束帛乘馬天子歲焉其冠武

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天天冠者武

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

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

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法

其頌曰今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

欽若昊天六月吉日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

制也曰始冠必緇布之冠何也曰示不忘古太古冠

布齊必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也則冠而敝之可也

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

毋追夏后氏之冠也周弁殷桴夏收三王共皮弁素

積愚按此節與儀禮後夏郊特牲公冠三篇儀禮通解

仲文多明今校輯之蓋從其長者此下據編年直

證未敢盡信今以其事載仲弓閔子騫下而姑存其

畧於此以備參考

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孔子四十六歲在魯

觀桓公廟有歌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

此蓋為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

二本

至誠故常置之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
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
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
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從編年

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孔子四十七歲在魯

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
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

於孔子孔子責之事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
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在邦域之中矣是
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
矣夫顓臾固於桀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
今夫顓臾固於桀龜玉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

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辨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魯家臣陽虎先加禮於孔子孔子往拜之見陽虎欲
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之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虎戰孔子之遇諸塗陽虎謂孔子蒸豚孔子亦戰
言曰懷其寶而迷之遇諸塗陽虎謂孔子曰來予與爾
言曰懷其寶而迷之遇諸塗陽虎謂孔子曰來予與爾
曰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
曰若吾梓仕矣○已上並從編年據編年此下又有
互無明證今刪之

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孔子四十八歲在魯
有闕黨童子將命原壤母死登木而歌二節
孔子皆有責之之辭年分無明證今皆刪之

二本

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孔子四十九歲在魯
 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墜敬於高年何
 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符天下實賴之豈惟魯哉
 公曰其義可得聞乎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夏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
 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
 於天下也矣夫君問則不待朝君問則不待班則不
 待乎朝廷矣夫行而道不併不俟朝君問則不待班
 十於道而道不併不俟朝君問則不待班則不待班
 行於道而道不併不俟朝君問則不待班則不待班
 不為甸徒頌僉隆之長者而梯達乎巷矣古之道五
 五同爵則尚齒而梯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發諸
 朝廷行於道而弗敢犯公曰善哉魯公索氏持祭
 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魯公索氏持祭
 而亡其牲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持祭而亡
 其牲其節事皆關於世教而其年分則非確然
 無疑者姑從編年所定細書之以備參考

己

下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孔子五十歲在魯陽虎

奔晉適趙孔子知趙世有亂

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
 焉豈能為亂乎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
 仁有能於孫又特殺之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
 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
 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
 也詳見編年分世從前編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天子出世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季氏又僭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夫僭用天子禮樂
 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撤孔子曰相維辟公天
 子禘上矣取於三家之堂。此三節皆有關於世教
 然其分亦有可疑者姑從編年所定以備參考或
 云首一節亦為陽虎奔齊發也。叔孫武叔語大夫
 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有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
曰無以爲也仲尼日月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
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之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二節年分亦無明
證姑從編年存之蓋非此無以見子貢善形容聖人
也

此四十一歲至五十歲○古者五十命為大夫

詩書禮樂五十之明年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
則視古又遲矣然攝相事有故而去豈好貧賤
而惡富貴哉安於義理之當然而已矣或曰聖
人之道大子切切以富貴貧賤本業言之不我
乎語粗而遺精乎曰此正人動靜起居之間義
之階也况聖道不離于日用動靜起居之間義
利之辨舜路之分也後世文士自卒業以至休
老其所以病根全在此此道所以就事論事不顧
相入者病根全在此此道所以就事論事不顧
譏笑而極力挽之也挽之不足又有粘壁庸言

辨之使之知聖欲之分界辨之不足故又輯成
四書躬行以進之使之顯然知聖人之道在此
而不在彼也豈徒舉業云乎哉

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孔子五十一歲在魯公

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卒不行為費宰不

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也孔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魯定
周乎孔子卒不行從朱子纂訂史記及前編○魯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行政一年而四方諸侯則之遂
為司空又遂為大司寇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

男女別塗道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
柳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
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
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遂為司空乃別

五卅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又遂為大司寇從
朱子纂訂史記及前編。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
欽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
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
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孔子助祭入太
廟每事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魯人之子
也從

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孔子五十二歲在魯為

大司寇孔子由司空為司寇斷訟皆進衆議者而問
者夫子同推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救之焉
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
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
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
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

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
不試責成懼也攻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孔子
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救
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
將治何不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先時
季氏墮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懼而合諸墓謂季桓
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遂相魯定公
以擒夫子之不臣。已上並從編年之所。遂相魯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定公春及齊平夏齊
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之於夾
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
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
曰孔立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立立劫魯侯必得志
焉齊侯從之至會所為壇位上階三等以遇禮相見
遂揖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謀劫定公孔
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夷之
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慙義

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
奏宮中之樂辨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刑焉於是一等曰匹夫炎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加
有如此盟書曰齊師出境而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
吾以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只是用批釋也批釋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昭不如其已也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
進曰君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柰何有司
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地文君若
之田以謝過從左傳及朱子纂訂史記編年前編

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孔子五十三歲在魯

初孔子為大司寇國人謗之至是政化盛行國人誦

之初謗之曰鼻衮無髀投之無戾鞞之鼻衮投之無
無私初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割飲羊以許市人
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氏責其奢後踰法及是則沈猶氏
不飲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越境而徙耕者遜
畔行者遜路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已上並從孔氏

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孔子五十四歲在魯

為大司寇請定公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為季孫

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墮郈季孫將墮費費亂伐

之乃墮孟孫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孔子為魯司寇言

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
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由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
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冠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定之
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特墮成公欽處父謂孟
孫曰墮成齊人也子為不知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子纂訂史記編年。定公問君使臣
孔氏誌及朱子纂訂史記編年。定公問君使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問
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曰一言而喪邦有諸曰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
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曰為君之難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不可
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節關係雖大而
年分無明證今從編年姑存之以備參考。此下編
年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與原思為之宰二節年分
亦無明證今繫
高柴原思下

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孔子五十五歲在魯
為大司寇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

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曰寡人
問郊而莫同何也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此者天
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一者天子
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
也曰其言郊焉曰其牲器何如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
故謂三月后稷之牲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在滌三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
牲用騂尚赤也用地之牲也萬物無可以稱貴其質也器
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貴其質也器
其自然之體也曰天子之牲也萬物無可以稱貴其質也器
聞天子之體也曰天子之牲也萬物無可以稱貴其質也器
考之義也小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
天子義也小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
天子皮弁以聽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將郊則
高服者不敢入國門犯掃清路者畢止弗命而哭
聽敬之至也天子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旒至泰壇王脫
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
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臣聞之誦詩三百

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
於禮也。孟懿子問孝孔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曰生
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曰生
無明證但亦關係甚大姑從編年存之然九此類皆
細書之爾

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歲由魯

大司寇攝行相事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

夫貴下人乎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以
其觀之而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
政而遽誅之或者為少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
而整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
有之其君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

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
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諸正周公誅管蔡太公
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九此十主皆異世
而正卯事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愚按誅
經傳故細書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
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
行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有司
皆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者八人而不可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而舞康樂文馬三十疋遺魯君
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夫則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郊
又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畧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謂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也孔子不悅冕而
行乃作荷蘭之操孔子曰已上詳見孔氏誌史記年分從
編年○孟子曰孔子無禮也君○適衛主於子路妻見
也其知者以為固不識也○
顏濁鄒家○從未者於是大夫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
與寧媚於電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儀封人請見曰君之二子何患於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子何患於斯也○孫朝問於子
道也○仲尼焉李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孫朝問於子
貢曰仲尼焉李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孫朝問於子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聞世教也○
分無明證姑從編年存之亦以有聞世教也○
致粟於孔子既而有讒者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
人圍之顏淵後至圍五日乃解○
得衛靈公聞孔子若魯

萬人居領之或諧孔子於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
匡人圍之顏淵後至圍五日乃解○
死矣顏淵曰子在曰何敢死匡人拘孔子曰益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何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如予何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上並從編年孔子使從者為審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已
歌不輟既而甲者曰吾初以為陽虎圍之五日孔子絃
遂解愚按二說未境曰孰是孔子氏誌頗優之過蒲時為
邑曰善哉孔子入蒲境曰善哉由也茶敬以信矣入其
以善矣善哉孔子入蒲境曰善哉由也茶敬以信矣入其
其善矣善哉孔子入蒲境曰善哉由也茶敬以信矣入其
力蓋也易草菜其關乎孔曰夫子未見其政由也茶敬以
故其民不偷也邑至其庭亡甚清間諸下用命此其明
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邑至其庭亡甚清間諸下用命此其明
其美者乎○孔子在蒲居月餘之簞食壺漿孔子聞
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

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箝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孔子曰：『汝以行仁也。』夫何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厚矣。汝罪必矣。則可編年。汝復反。」
○衛主於蘧伯玉。孔子曰：「蘧伯玉，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仕邦。○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時蘧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必見寡小君寡小。』
子矢之，孔子曰：『君不辱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入門北面，稽首，惟中，再拜，環珮，王聲，膠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已上並從編年前編。

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孔子五十七歲。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

推市過之。孔子醜之。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衛過曹。○
魯定公卒，哀公立。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府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兵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定公薨，孔子聞之，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孔子去曹適宋。已上並從前編。○孔子見宋君，問曰：『宋君欲使士竭力，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官治，吾欲使日，月當，時對，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多矣，而未聞之。卿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問者，盡可得也。』立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竭力，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惟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惟』

欲行之云耳事見編年分從前編司馬桓魋欲殺之孔子在宋與弟
編年分從前編司馬桓魋欲殺之孔子在宋與弟
宋蓋即此時也過孔子自宋適鄭孔子與弟相失
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以堯其項類皋陶其有類子
產然自腹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
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信遂至陳主於司
城貞子從前編

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
期而進之疑孔子黨昭公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
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此節年分無明蓋姑從
編年存之以見在陳事

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孔子五十九歲時孔
子居陳幾三載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
被寇孔子於是去陳將復適衛過蒲叔氏以蒲人止
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
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吾嘗與夫子再罹難寧聞而死從劍合眾
并與之戰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
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
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子貢曰盟可至也
孔子來喜如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不可靈公曰吾
夫以為不可乎孔子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
乃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哉不伐蒲
衛靈公不能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暮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硯石乎莫已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硯石乎莫已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用我者暮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硯石乎莫已
二本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
未之難矣此二節年分難信蓋孔子在衛時多也
姑從編年孔子自衛將適晉至河而反趙簡子將
以備參考孔子自衛將適晉至河而反趙簡子將
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
曰由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孔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叛而子路曰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
簡子殺賣鳴犢舜華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立
之不齊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
曰賣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立聞之也
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
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其類也夫
鳥獸之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丘哉乃還息於陬鄉
作取操之至衛復主於蘧伯玉已上並○衛靈公問陳
以哀之○衛復主於蘧伯玉已上並○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明日孔子遂行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不之

學也明日遂行或曰孔子與靈公語公復如陳絕糧
見靈公唯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陳絕糧
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溫見曰君子亦
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
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
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信矣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
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無人不遇時者衆矣何
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
子路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此子
貢曰夫孔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此子
貢曰夫孔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此子
而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志不遠矣子貢
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志不遠矣子貢
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顏回曰
夫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醜也不脩是吾醜也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醜也不脩是吾醜也
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脩是吾醜也

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已上事見編年年分並從朱子
纂訂
史記

已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六十歲在陳陳侯

起陵陽之墓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事見

孔氏誌年○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先知之孔子聞魯分從編年○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先知之孔子聞魯

桓僖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善也從左傳及編年前編○魯季桓子卒遺其化之善也從左傳及編年前編

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公之魚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桓季

子病革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送冉求歸魯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從編年及前編

此五十一歲至六十歲○世不能為政然動議儒者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道不拾遺為大司寇一年齊人歸侵田為國政三月大治誰謂儒者不能為政哉取後周程張朱亦多類此但治效有遲速大小不同耳今之腐儒雖頗讀書亦頗能文實未知孝不能為政者有之矣豈可繫議之哉故腐儒聖門敗之子俗吏聖門蠹家之賊

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歲初孔

子失魯司寇將之楚未果行至是欲終如楚之志乃

自陳如蔡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先之以子

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

葉公問政孔子告之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

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而教之公

孔子去葉反于蔡子葉公既聞孔子之教明日又問孔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路

問津長沮曰夫執與者為誰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

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宿諾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且而與其從從人之上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子路從而後丈人食之見其二子子路以告孔子

孔子使反見之子路從而後遇荷篠丈人曰子見夫

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繁其

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其義也道之不行

也已知之矣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歲吳伐

陳楚子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

孔子從左傳。時宰予在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

道動不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夫子言不離

去跟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飾不雕馬不食

一本

粟道行則樂其治不窮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若夫麗靡之觀目窮則樂音夫身此過之弗視遇之
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使問孔子
之德也。○楚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問孔子
子曰此萍實也。○史記云小兒謠證之已上並見孔氏
年分從編年也。○陳蔡之問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疾今者
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疾今者
來聘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與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朱子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然後得行朱子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金氏云陳蔡從楚爾非為之
臣兼蔡又兩屬於楚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
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愚按二說皆近
理而又或疑孔子絕糧於陳非止一次故此畧存之
孔子至楚時弟子從於陳蔡者皆不在門孔子思而
歎之者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從編年然顏淵之徒既不在門
而丁哲諺也已上並從編年然顏淵之徒既不在門
賢沮其書社之封亦有可疑者○楚子將以書社
地封孔子朱子云史記謂書社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
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有知宰予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五里今孔子立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上王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是今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服肱何益不穀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移之遂弗祭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祭大夫請祭諸郊
曰三代命祀祭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至不是過也

至不是過也
曰三代命祀祭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移之遂弗祭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祭大夫請祭諸郊
服肱何益不穀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是今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則楚安得世世堂上王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
五里今孔子立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有知宰予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地封孔子朱子云史記謂書社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賢沮其書社之封亦有可疑者○楚子將以書社
而丁哲諺也已上並從編年然顏淵之徒既不在門
門丁哲諺也已上並從編年然顏淵之徒既不在門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從編年然顏淵之徒既不在門
賢沮其書社之封亦有可疑者○楚子將以書社
地封孔子朱子云史記謂書社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
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有知宰予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曰無有知之者乎
五里今孔子立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上王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
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是今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服肱何益不穀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
移之遂弗祭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祭大夫請祭諸郊
曰三代命祀祭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至不是過也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楚狂接輿歌
而過者猶可追已而已而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從編於是自楚

反至陳

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孔子六十四歲在陳

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孔子六十五歲在陳

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孔子六十六歲在陳

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在陳

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嘆曰歸與歸與吾黨之乃自

陳反衛從前編時出公輒將用孔子為政孔子欲先

正名初衛靈公卒而世子蒯聩入于戚蒯聩之子出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

謂孔子曰夫子不為也是時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

正名乎曰有是哉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

則事不成事不知蓋闕如也迂也奚其正曰野哉由也

也言前必可也史記謂孔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始自陳非返衛也考之陳世家

於衛也然猶至耳亦以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

多衛人也意則主於歸魯也孔子於魯為父母之邦

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返也不可以無故而復

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

從朱子纂訂史記○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

二本

其家使子羔問焉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也
弗知子羔問尊卑上立廟之制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寡之數天子立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祖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
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
廟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九年四代帝王之所
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
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
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者其廟
皆不毀子羔又問曰祭典云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
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考祖之有功德者其廟
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
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汝所問也如殷周之
祖宗其廟可以無毀矣愚按此節雜見祭法先儒蓋嘗疑
之其言未可盡信。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
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曰善哉其然豈其然乎。衛有送
葬者而孔子觀之曰善哉其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孔子
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嗣俗不習喪禮煩吾
子辱相馬孔子相之謂子游曰喪事從其編。孔子夫
質而已。已上見編年等書年分從前編。孔子夫
人弁官氏卒。年一編。

下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在衛

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師逆之齊人遁孔子

子聞而稱之冉求有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

也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義也執于
也馬曰非敢後也馬不伐。冉求既有功於魯季康子

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自衛反魯

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季之乎性之乎舟求曰季之於
孔子曰子之於孔子軍旅季之乎性之乎舟求曰季之於
該而無憾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詳也國有百姓質之鬼
不能無憾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詳也國有百姓質之鬼
今孔子在衛衛將治是猶卻步而欲及前人以資敵國難
我欲召之不可乎對曰道雖累千社夫而資敵國難
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冬衛文子將攻太叔
疾訪於孔子孔子曰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識擇鳥
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識擇鳥
文子止之會康子迎孔子於是自衛反魯息駕于河
梁而觀焉孔子使子貢問之曰爾有婦哭於墓也而哀孔
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爾有婦哭於墓也而哀孔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無苛政又死焉孔子曰
死焉孔子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無苛政又死焉孔子曰
之苛政猛於虎也。子游曰殺雞焉用牛刀孔子曰昔者
歌之聲莞爾而笑曰殺雞焉用牛刀孔子曰昔者

也也開諸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或曰孔子此時

也也開諸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或曰孔子此時

也也開諸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或曰孔子此時

也開諸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或曰孔子此時

季康子問政孔子告之

道以就其正軌政不正。季康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如殺無

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入之德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曰上好之民
自敬自忠自勸子孫曰苟子之忠季康子而教不能
則孔子曰孫旅於魯謂泰山曰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編孔子曰孫旅於魯謂泰山曰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曰公而冉求為之聚斂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周攻之可也冉有曰有退朝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
孔子曰其事也如政雖不吾以吾其與之金請益曰
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赤之適齊也
與之度冉有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適齊也乘肥
人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孔子
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子
夏為官父宰問政孔子曰先其難而後其易無見小利
分無明證姑從編年存之以備參考 ○伯魚之母死

期而猶哭孔子非之孔子聞伯魚之哭曰誰與哭者
伯魚聞之遂除之從編年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矣

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孔子六十九歲在魯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季孫欲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告以舉錯之道哀公問何
孔子對曰率直錯諸在則民服率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
立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孔子曰臣語其朝廷事不
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事不
論其私家也公曰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
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

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所從編年 ○魯
舉其中欽於其薄如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於厚事
而貪肩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孫 ○魯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告以舉錯之道哀公問何
孔子對曰率直錯諸在則民服率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
立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孔子曰臣語其朝廷事不
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事不
論其私家也公曰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
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

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而尊之而退與分其祿是者
靈公無游放之士靈公而尊之無事則退而容賢者
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鱗以道去國而靈公郊舍
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鱗之入然後敢入臣以此取
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
時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自周室
微而詩書禮樂壞孔子乃叙書上紀唐虞下至秦
穆為百篇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
之缺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
清廟為頌始九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得其所。吾自備反魯然後樂王雅頌各

知也給作命如也縱之純如也歲如也繹如也武以成
○賓年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戒之已久何也口病不得其衆也味曩之淫液之
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癸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
事也武坐致古憲左何也曰非武則何音也曰有司夫其傳
也曰非武音也曰若非武則何音也曰有司夫其傳
諸葛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年賈起免席而請曰
夫武之備戒之已久矣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
久何也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武之遲也遲而亦
乎詳見樂記。師曩見及嗜孔子曰階也及席曰席
也皆坐曰其在斯某在斯師曩見及嗜孔子曰階也及
損亦可知也固相師之道也。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師曩見及嗜孔子
從周。已上年分無明證姑從編年存之以有關於
也。禮樂。○時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從編年。頽淵季路侍孔子曰蓋各言爾志子路
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

言要道之實乎至於刑設第十四章傳文曾子云
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
可謂孝乎此節明承首章經文孔子時問答之辭而亦
揚名於後世而言乃孔子曾子一時問答之辭而亦
列分爲傳尤不可曉以此之類離合失錯者九五十
餘處此必朱子未成之書或作朱子手筆乃其門人
劉氏輩所附會也今皆校訂改脩之以復曾氏門人
所記之舊文名曰孝經訂誤未嘗無據妄自增減一
字也或謂後人作忠經子乃脩孝經乎夫爲忠經者
全不知孝經者也孝經言天子諸侯知大夫士之孝
直以治天下守社稷宗廟等事爲說莫非移孝爲忠
之事今乃分爲二書其繆甚矣彼爲此言者亦不讀
孝經訂誤之過也奚足怪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
必以迂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迂廟主行載
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去其國與禘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
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
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
以從禮也禘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

且彈者冊云。曾子問曰。葬引于壙日有食之則變乎
且有食之老聃曰。立止。極就道。右止。哭以听。變既明。反
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
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運。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
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逮。日。而。舍。夫。柩。不。發。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
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愚。按。曾。子。問。禮。處。最。多。此。類。姑。從。編。年。存。其。有。年。分
者。爾。然。孝。者。百。行。之。原。故。特。書。之。孟。武。伯。問。孝。孔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哭
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
三。年。之。喪。既。殯。而。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曰。金。革。之。事
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曰。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非。與。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爲。上。年。分。無。明。證。姑。從。編。年。存。○孔。伯。魚。卒。從。編。年。已
之。者。以。皆。有。關。於。風。教。也。○孔。伯。魚。卒。此。下。據。編
年。有。伯。高。死。於。衛。討。於。孔子。使。者。未。至。冊。子。曰。夫。由。賜。也。見。我
吾。哭。諸。賜。氏。孔子。使。者。未。至。冊。子。曰。夫。由。賜。也。見。我

孔子曰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二節此畧存之
○孔子晚而喜易乃作十翼

以贊易道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

曰多能也孔子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特聖

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

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已上二節年分無

明蓋姑從編年存之夫太宰不知孔子路惜哉而

公伯寮乃孔門之徒尤全不知孔子路惜哉而

已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一孔子七十歲曰孔子

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編年知天

在魯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吾國之士與之

矣所謂庸人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

不擇賢以託其身不知所執所謂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

有所守從物如流不知所執所謂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

善之必審其有處也蓋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

務多必審其有處也蓋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

足以致貧賤不足以致損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

若將可越而終不以色無伐思慮明通而辭不專油然

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所謂賢人者德不專油然

於百姓而日不傷於本所謂聖人者德合天地變通無

方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公曰善哉寡

人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

之教孔子對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階仰視棟備

備察其對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階仰視棟備

可失矣昧其器與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

政至於中晏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遜慎其威

二本

厚也。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
拜而受之，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不許。子路又使門
人為臣，孔子病間，責之。孔子有疾，康子饋藥，拜而受
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
子路對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路又使門人為臣，孔子病間，
曰：『久矣。』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上天乎？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吳子離子服景伯既而歸之孔
子，以為夷德。○吳子離子服景伯既而歸之孔子，以為夷德。
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
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

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人乃止，既而悔之，遂
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辛酉有事于
上帝，先王季卒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若其不會，則祝
宗將曰：『吳實然。』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
子曰：『吳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不可以實獲。』因以詐得免。孔
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獲。』因以詐得免。孔
子問對等事，年分無明證，故皆細書之。

此六十一歲至七十歲。○魯夫之父母之邦也，
已也。故每歲必書魯我年識聖人之心也。觀康
子以幣迎之，即反可見矣。遠遊不顧者，何心哉？

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歲在魯。
先是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舉十二公行事，正王道明
大法，至於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懼然春秋天子之事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
子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春秋，筆則削，削則

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及是獲麟傷周道之不興
感嘉瑞之無應遂絕筆焉。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左足載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有以告者曰
有麋而魚者孔子曰孰為未哉孰為未哉反秋拭面
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
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雜見家 ○齊陳成子
語史記繇年前編孔氏誌詳畧不同 ○陳成子
弒簡公孔子聞之告於魯哀公 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傳及繇年。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曰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
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賢者
擯權天下不祥。季康子問帝王所尚孔子曰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堯尚黃舜尚青。已上二節
年分無明證姑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孔子稱之
從繇年存之

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
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小邾不敢問故
死其域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由不能從左傳及
編年。此下據編年有孔子責原壤幼而不遜弟長
而無述焉老而不死謂之賊一節年分無明證今畧
之存

辛酉周敬王四十年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在魯
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聞之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以神也非禮無以對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
此之謂道為敬然。哀公曰君問人之道誰為大孔子
曰人之道為政為大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矣
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度物從之矣公曰寡
人恣愚冥煩子志之也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

故孝子成身。孔子告哀公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烏獸馴德，此無他，好生故也。已上並從《綱目》。然年時已致仕之，又乃復與哀公問答如此，疑若道有大行之，孔子已逝矣。○時魯之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子孫衰微，孔子歎之。孔子曰：初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從編年。季康子晝，君內寢，孔子問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政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吊可也。晝居於內，鮮問其疾。○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子與退，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諱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世，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始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將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問：二子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超之，白吾之志，天何與焉。已上並從《綱目》。然年分別無明證，而子與之論關係。○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在魯。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子路死於衛，孔子圍取，崩曠之，始生，惺孔子之豎，淨歲，孔子死，使子貢與大夫長而羨，孔子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東，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子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子

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緘從之迫孔悝於
則強盟之遂却以登臺樂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季子
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求利焉而
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也季子曰求利焉而
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
燔墓半必舍孔悝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釐敵季子
以戈擊之斷綏季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纆而死孔
子聞之曰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於中庭有人弔
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
遂命覆醢從編年○此下據編年有孔子以蒞之喪
拱而尚右一節年分○夏四月巳丑孔子寢疾而歿
無明證今畧存之○魯哀公誅之葬於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喪三年孔子
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頽則吾將何立乎
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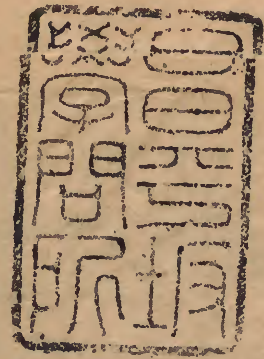
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惡人殯於兩
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阼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天子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
喪疾七日而歿見禮記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
已丑巳丑五月十二日必有一誤○魯哀公誅之
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執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已上並從編年前
編○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飾棺槨置妻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為志飾棺槨置妻設披周也
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上略亦然請喪夫若若喪父而無服於子而
心喪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然後歸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棘刺人冢去城
之一里莖百畝樹百數皆異種不生荆棘刺人
之草○巳上雜見禮記孟子編年孔子志
此七十一歲至終○悟道觀曲阜廟竟儼然在上頓

本

誦法景仰萬世一日雖沒猶存也惜其遺經始
石於秦火再缺於漢儒而聖賢授受之真寢失
之矣竊嘗曰存經者表章之也亡經者亦漢儒也
幸宋二程朱子出而為之利無階未復明也
今之益者此道之尊夫所以不無遺憾也雖然猶
心之崇焉今之道雖敬猶弗敬也幸
有說以崇之禮有得奠獻乎獨不尊崇之道然四
大所以斷自聖聰以奠獻固得尊崇之道然四
是待以獨可以禮有得奠獻固得尊崇之道然四
諸賢獨可以禮有得奠獻固得尊崇之道然四
不改何也啓聖王既知之乎獨不尊崇之道然四
父兄不序乎且以子路之情誠安於後而以弟之
可以子路者而卒魯致之也肯失序而子
時顏子路者而卒魯致之也肯失序而子
皆安于子路者而卒魯致之也肯失序而子
心乎吾知廟應之聞必不然矣愚意道德之盛
者當表之于神使天下知所尚齒則朋友之長
者當表之于神使天下知所尚齒則朋友之長

倫庶安矣然從祀諸賢猶不能無議焉蓋從祀
明是表其德行之純為天下後世師法乎劉向
著述而論假如荀子法其性惡之李延平羅豫章
法其神仙怪異之說可乎及使李延平羅豫章
不得列於廟廷皆著述之惑也斯三者固
夫子所深惡也其責則在執政者歟
者賊德亂道變壞風俗也倭人也鄙夫也此
謹厚氣象故以忠信無欺則併此失之大貪
若廉大許若愚甚者在悅人而懼公議自辨已
苟合一人如淫婦志在悅人而懼公議自辨已
之則併此失之昔之鄙夫而懼公議自辨已
則揚一人如蛇蝎之心在毒人而懼公議自辨已
患失而巳今則既得好官惟求金帛金帛必至
鉅萬而後已今則既得好官惟求金帛金帛必至
前日之求好官亦不過為今日之金帛也金帛
既多則如臭魚腐肉之來蠅蚋人多歸之其門

如市
疎遠
多樂為之
而不知省也哀哉
夫不敬悅之是始
人相保敗死不悟
流遂為骨肉之親
終始即擬平生之契
俱化之一見之頃
以人



文化乙亥

